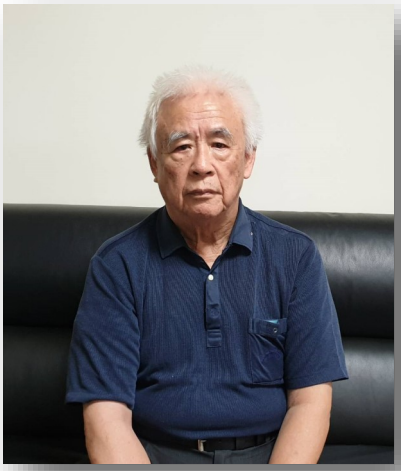
早期中山醫學生生活紀錄片
– 林金坤醫師 專訪



四季就和星星一樣，繞著一個中心依序更迭。中山醫學大學走過歲月，年復一年守護學生們成長茁壯，展開羽翼飛往下一段人生旅程。新生報到、舊生畢業；校地擴充、醫院搬遷；舊建築與設備因應需求改建成新大樓。對每一屆學生來說，中山醫的風貌年年不同，但可能有些什麼從過去到現在其實沒有改變。今天我們訪問了中山醫第二屆畢業生──林金坤醫師，讓故事帶我們重回當年。

樸實之地與樸實之人

身為第二屆中山人，林金坤醫師如今還留在母校中山醫服務。林醫師性格踏實，聽到我們的訪問主題是「早期學生對中山醫的印象與生活」，當即為我們說起了那時的故事。

林金坤醫師原本是台南人，一開始會來到中山醫念書是因為成績剛好如此。聽到這個答案，不禁覺得親切許多──即使到了網路與資訊發達的現在，有些高中畢業生其實也是懵懵懂懂地跟著志願序填著進了大學，有些人發現其實這個科系挺適合自己，也有人在跌撞中發現自己有更想去的方向。而林金坤醫師是幸運的一個，薄薄一紙志願序不僅帶著他入學，更帶他來到這個往後服務了一生的地方。

當時對學校的第一印象，醫師說感覺好像是在鄉村裡面。以前這一帶全部都是農田，學校看起來像是一個「洞洞樓」，有四間平房，一根升旗典禮用的旗竿，就這樣被農田包圍著。林金坤醫師回憶到，那時候的中山醫，由於學校才開辦第二年，因此沒有什麼活動或者學生社團。不過，排球打得非常好，也有校隊會出去比賽。那麼，沒有社團的學生們下課之後都做些什麼事呢？假日會不會出去郊遊、聯誼？

林醫師說：「會啊！」那時候的學生大部分以腳踏車為代步工具，一下課就騎著腳踏車各自活動，也很方便。相較於相約吃飯、郊遊，林醫師非常喜歡看電影，他騎著腳踏車，走遍全台中的電影院，幾乎每天都在看電影。

食宿方面，當時許多學生在大慶街租屋，林醫師則租在勤工新村，每天騎著腳踏車從三民路來上學。學校的福利社有「包飯」的服務，一個月大約 400 元。所謂的「包飯」，不是現代常見的自助餐，就是三菜一湯，早午晚三餐都有供應，適合學生吃飽。優點是月初預繳了包飯的費用，剩下的零用錢與生活費不管怎麼花，到月底還是會有飯吃，不會餓肚子。聽到這個很實際的生活經歷，不禁想到現在很多學生也會在月底時半開玩笑地喊著要吃土了，然後吃幾餐泡麵或者滷肉飯裹腹。



牙專時期的學校和洞洞樓



回憶中的天鵝湖

在大樓林立之前

當年的教室，不像現在是階梯教室，而是平房。教室裡的課桌椅也像高中或者國中那樣排列，每個人有自己的座位。上課時，除了講台上授課的老師之外，還會有一個從窗外點名的老師，只要看到哪個位子上沒人就知道誰沒來上課；這是分班上課的時候。當時一屆有兩班，如果合班上課的話，就不點名了，想認真上課的同學就會去搶前面的位置。那時候校地比現在還要小，在現今內科大樓後面，是一片被大家稱為「天鵝湖」的池塘；我們熟悉的張不大樓，是在十幾年後才出現。如今更有大幅擴增用來教學的教室正心樓、杏樓、實驗大樓；圖書館和許多社團的社辦在學人樓；此外還有研究大樓。看慣了在校園中各自座落的大樓，真難想像當年的學校模樣竟是如此

樸實簡陋。

說起課程，令人十分意外的是當年上了大學還有歷史以及地理課，而且這些課程都是必修。沒有選修課，選修是到大概二十年之後才因應學生增多而出現的。實驗課也很少，不過依然有大體解剖課。林醫師回憶道，當時的老師是從台灣去日本留學回來的；也沒有很多教材，不像我們現在有講義、共筆、和錄音，所以每個人都要上課，自己做筆記。我們問了一個有些好笑的問題：「會有學生翹課嗎？」醫師說：「會啊！」因為大部分的課是不會點名的合班課，有時候就會有學生偷偷翹課。看來無論時代怎麼變遷，學生們還是有些共同的特質。

同儕情歷久彌新

關於和同儕、老師間的互動，林金坤醫師說起當年會在考試前兩週跟同學借筆記。即使事情經過那麼久，說起此事，林醫師看起來記憶猶新。而學生和老師的感情很好，還在畢業旅行時，全班包了三輛遊覽車，邀請老師一起環島旅行五天四夜。到了現在，同學會甚至辦得比以前更勤。

林醫師在畢業之後，自然而然地留在學校的附醫實習、執業。他說中山醫比較自由，在工作之外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步調。陪著中山醫走過那麼多年，林醫師覺得學校其實做得很好。雖然學校是獨資，因此資源不若別的學校多，但是學校依然很努力地發展，建築物依照需求逐漸蓋出，因此看起來很自然，就好像自然長成一樣，樸實但也很實際。對於即將迎來六十週年的中山醫，林醫師的期許是學校就這樣照著步調繼續往前，雖然聽起來沒有很華麗，不過，身為第二屆的中山醫人並且長留至今，這份期許的心是實際而又誠摯的。

那些屬於過去的場景，在今日的中山醫已不能尋見，但故事跨過歲月，織成幕幕微縮的紀錄片，傳達了記憶，也傳達了言語背後的每一分心懷感念。

（醫學系 105 級　林嘉倢　撰文）